

其人如天

史记中的

漢人

薛仁明 著

我读史记中的『汉人』，总觉得，
这真是中国人最该有的模样！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其人如天

史记中的
漢人

薛仁明 著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：郭良原

装帧设计：高 雪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其人如天：史记中的汉人 / 薛仁明著. -- 深圳：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，2014.4

ISBN 978-7-80709-591-0

I. ①其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《史记》—历史人物—
人物研究 IV. ①K204.2 ②K82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3328 号

其人如天：史记中的汉人

Qi Ren Ru Tian: Shiji Zhong De Hanren

薛仁明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)

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：15.25 字数：84 千字

ISBN 978-7-80709-591-0 定价：36.00 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
录

大陆版自序	/ 1
台版自序	/ 10

第一辑 天人之际

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，久违了！ ——我读史记	/ 15
天人之际	/ 22
进可成事，退不受困	/ 28
“烹太公”与“踰小儿”	/ 36

魂魄犹乐思沛	/ 44
读书人读刘邦	/ 48
“拼爹”与“靠爸”	/ 54
不过一败	/ 58
多谈意思，少说意义	/ 63
项羽杀人	/ 71
从咸阳大屠杀到新朝气象	/ 77
天清地旷	/ 88

第二辑 汉家气象

长者	/ 95
闲人	/ 103
绰绰然，有余地	/ 110
一棒打响历史	/ 118
其犹龙耶？	/ 125
韩信的姿态	/ 134
韩信之死	/ 143
陈平厉害在哪？	/ 160
为君难，为臣不易——刘邦与萧何	/ 167
“萧规曹随”之外的曹参	/ 176



有此风光，便能成事	/ 185
屠狗樊哙	/ 193
今暴得大名，不祥	/ 200
其人如天	/ 207
离去的身影	/ 213
太史公与孔子觐面相逢	/ 218

附录

史记乃是我们的家书（杨键）

——读薛仁明新作《其人如天》 / 228

大陆版自序

“汉”人的生命气象

北京有个黄明雨，平日极低调，特殊的是，我曾在长沙、后又在北京，先后听过两个人，背着他，就说了三回，曰，“黄明雨这人了不起！”那两位，平日都不轻易许人。他们口中的“了不起”，究竟是怎么个了不起，我没细问。不过，让人背后批评，总是容易；让人在后头这么无保留地揄扬，却真稀罕。我的揣想是，明雨是个干才，又极有怀抱；世间上，能力与理想可同时兼得者，本来就少。可话说回来，这种人虽少，但以天地之大，真要去找，仍可找出那么一些的。因此，我觉得明雨最特殊的，其实是在于他既能干又有理想之外，还有一份与他眼下这四十出头的年纪看似不太“相称”的异常清晰的眼力。这眼力，借用佛家的话来说，或许，就是正知见吧！



有能力，有怀抱，又有正知见，这应该就是黄明雨受到揄扬的真正原因。近来，明雨在北京新创了一所体制外的师范学校，为了延聘中国文化的师资，数度来台，探访了几位名家。后来，他到台东池上，和我谈起某某名家极好、极了不起，又说起另位某人则是名过其实，其学问的后头，少了些真实相应的“生命气象”。我听他这么一说，心头一震，随即又颌首频频。咳！久违了，百年以来，“生命气象”这寥寥四字，久不闻矣！这“生命气象”，几几乎，都已成了广陵绝响。明雨这一提，我清楚，是对于整个国学的骊龙取珠，甚至，也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直探核心！

这些年来，大陆的国学热方兴未艾，发展的势头，一年猛过一年。有人认为，如此热潮，乃源于政府的维稳需求，换言之，这是一场由上而下、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的运动。如此说法，自然有理。不过，这毕竟只是皮相之见，只知其一、未知其二呀！根据这几年两岸往返的所见所闻，我越来越清楚，国学热的后头，其实还有一股许多人感觉得到却未必充分意识的力道。这力道，甚大，甚强，而且，后劲十足；这力道，如果用传统的话

语来说，大概，就是“历史的气运”吧！

这股“历史的气运”，显然，已将大陆带进一个全新的转折点。一方面，随着中国崛起，大陆已彻底走出贫弱，也开始百年未曾有之自信。可另一方面，当中国人有了自信之后，对于自己到底是谁，或者说，对于中国人真正的文化身份，却感到空前的迷惘。这样的迷惘，当然源自于五四以来、“文革”达到极致、改革开放之后又仍一片欧风美雨、百年之间从无中断也从未稍停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。因为迷惘，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惶惶疑惑，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；也因为迷惘，整个社会才充斥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浮躁与不安。

这样的“历史气运”，说穿了，就是当下大陆的中国人不愿意再迷惘，于是，便有一股强大的力道，想要转折，想找出口，想告别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，更想借由文化的肯定与珍重来找回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国学热最根底的理由，只不过是当下已然面目模糊、甚至是魂飞魄散的中国人，一股脑地、满心热切地，想看清自己面目，想找回自己的魂魄罢了！这魂魄，若用明雨的话来说，正



是所谓的“生命气象”。

就这样，为了召唤魂魄，为了找回中国人的“生命气象”，国学热一路延烧，其势辽辽，至今未央。值此之际，却有个极简单、也极根本的问题，那是：到底该从何入手？通常，我的回答是：先让祭祀恢复吧！先借此让中国人恢复与历史、与天地的联系吧！相较于大陆，台湾人的魂魄之所以比较安定，一方面，固然受益于宗教之繁盛，另方面，也更得力于在中国早已绵延数千年、在台湾更至今数百年未曾间断的祭祀之兴旺。有了祭祀，有了与历史、与天地的联系之后，人就不会干枯空虚，人就会有气象。

除了祭祀之外，又有人会追问，还该读些什么？还该做些什么？关于此，大陆近年来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事实上，不论是儒释道的哪一家，抑或是琴棋书画的哪一种，甚至小说、戏曲，但凡深造其中，优游既久，约莫都可从中受益，亦可循之而走上中国人的心灵“回家之路”。其中，我推荐《史记》。

《史记》写人为主，此其殊胜也。既然是写人物，就具体，就比儒释道三家以说理为主的经典更能雅俗共赏，也更易于亲近。中国人一向不喜抽象思考，总愿意以事显体、以色显空。西洋人谈思想、论哲学，都得缠绕着抽象思考。中国人不然。中国人不纠缠于抽象世界，鲜少谈论哲学，也不太关注思想，最在意的，其实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人儿；换言之，中国人关心的焦点，是人的生命气象。因此，中国人喜欢在具体的人事物之中有所感、有所悟，再进而契入大道。也因此，中国人著史、读史、说史，皆天下第一，皆世界各民族所不能及也。

在浩瀚的史书中，《史记》当然是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。首先，太史公下笔如有神助，经其勾勒，人物的魂魄，便呼之欲出。其次，太史公视野阔阔，看人有纵深，写人有层次，越是细读，就越读之不尽。最后，《史记》记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人，通常，古人越古，越有元气；古人越古，也越有看头。因为，他们的气象大，他们离天近。若用司马迁的话来说，那时的人们，恰恰是立于“天人之际”。



《史记》中立于“天人之际”的“汉”人，既有神采，又比周代以前的人们更形貌清晰，其实，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。我读《史记》，看那群古“汉”人的模样，观其胸襟，察其气度，不禁，就要欣羨向往！别的不说，单单刘邦那一帮人，总让我在反复咀嚼之际，忽地就神清气爽了起来。这种神清气爽，恰恰是眼下两岸读书人最感匮乏的。譬如刚才，我读了《张丞相列传》，里头有位周昌，今天看来，他似乎名气不大，也不算显要，可偏偏却是个极有神采、极有气象的人。周昌骨鲠刚正，有原则，“敢直言”，即使当时显要如相国萧何、曹参，也没人敢与之相抗。有一回，刘邦在内廷闲居，周昌不待通禀，直接就入宫奏事。一进宫，但见高祖紧紧搂着爱妃戚姬，正半点都不正经。周昌一看，满脸不悦，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走。刘邦瞥见了，赶紧放开戚姬，急急追出，一跃，直接就骑到周昌脖子上，涎皮赖脸、似假若真地问道，“我何如主也？”周昌仰着头，丝毫不给高祖面子，恶狠狠、没好气地言道，“陛下即桀、纣之主也”。刘邦听闻，呵呵大笑，可从此，却也更加畏惧周昌。

臣子骂他是桀纣，这无赖刘邦，既不怒、也不愤，一方面哈哈大笑，一方面又深知畏惮。这般吞吐，这般开阖，这般好好玩又好认真，可真让我们见识到，什么是王者气象！

后来不久，因惠帝柔弱，几次，刘邦欲废太子，另立戚姬之子如意。废嫡立庶，本动摇国本之大事，因此，一回朝会，刘邦才提议废嫡，众大臣便纷纷力谏，可却几乎无效。（朝议时，吕后侧耳厢间，一旁窃听，闻听高祖此议，不由得魂飞魄散、浑身颤抖。）正当刘邦君臣僵持不下之时，但见平日有口吃毛病的周昌挺身而出，不假辞色，拼命力争，在盛怒之下，遂激动言道，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；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”（期，必定也；期期，因激动而口吃，故多说了一个期字。）刘邦看着慷慨激昂、明摆着即使废除太子也绝不奉诏的周昌，心中一凛，暗暗叫声不好；可听到口吃的周昌，满口“期期”，却又忍俊不住，遂“欣然而笑”，事情也于是作罢。（会后，吕后见了周昌，不由分说，便噗通一跪，跪谢周昌，“微君，太子几废！”〔若不是你，太子大概就被废了！〕）



我喜欢这样的故事，也喜欢这样的人儿，更喜欢这样的生命气象。这些年来，我读《史记》，接着又写《史记》，年初，文章结集，明雨早早要了书稿，全书读罢，下了四个字的评语，曰，“心旷神怡”。这“心旷神怡”，显然，不在于我的文章；甚至，也不完全只因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与阔阔视野；我想，真正的关键，仍在于《史记》中这一帮的“汉人”。这一帮“汉人”，不论是无赖如刘邦，抑或是刚正如周昌，他们都明亮爽快，也俱有风光。两千多年后，我们与之觐面相逢，仍可顿觉“心旷神怡”。我看《史记》这群“汉人”，除了明雨所说的“心旷神怡”之外，还不时要心生感佩。明明，这帮人经历了战国末年的兵连祸结、生灵涂炭，随即，又遭逢秦代的严刑峻法、残酷暴虐；那苦痛与磨难，相较于近代中国，恐怕是不遑多让吧！可怪的是，偏偏他们既不愤、又不戾，身上没半点伤痕，也几乎没有佛家所说的那个“业”字。这群没“业”、没伤痕的人，经历过那样的时代，仍然一径地光朗朗、明亮亮，一个个，精神奕奕、气象非凡。我总觉得，正因这群人不受时代所束缚，明亮爽快、不见伤痕，也才会有日后亮堂堂的四百年汉家岁月。一个人不受时代所限，也没被苦难所缚，这就是大气象。有

此气象，就能开创得了未来。今天两岸谈国学、谈中国文化，横说竖说，无非就是要召唤古“汉”人这样的生命气象！



台版自序

那回，我在台北书院上课，有学员提问，读史记与个人的安身立命，到底有什么干系？

提问者，是位中年男子，近年来，遇到了人生的大困顿；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心头都解不开。后来，他在《中国时报》读了我谈史记的文章，颇有触动；暑日去了趟池上，恰好，又在大坡池与我不期而遇。不久，我开了课。每一回，他总极早就到；每一次，他总扣着最真切处发问。我喜欢这样的真切。

这样的真切，现代人渐渐离得远了。这些年来，许多人都找不到着力点；日子过得并不舒坦，也有点沉重，却又有些说不出的飘浮感。一如每天，他们可能低着头，滑着手机，看似忙碌；也可能翻着书，写着稿子，看似用功；但用功忙碌之余，总仍有种难以形容的不对劲。这